

詩

本

誼

詩本誼

龔橙

序

有作詩之誼有讀詩之誼有太師采詩瞽矇諷誦之誼  
有周公用爲樂章之誼有孔子定詩建始之誼有賦詩  
引詩節取章句之誼有賦詩寄託之誼有引詩曰就已  
說之誼作者之誼古說存者如左傳衛莊公取于齊東  
宮孀臣之妹曰莊姜美而無子衛人所爲賦碩人許穆  
夫人賦載馳齊侯使公子無虧戍曹鄭人惡高克使帥  
師次于河上久而弗召師潰而歸高克奔陳鄭人爲之  
賦清人秦伯任好卒曰子車氏之三子奄息仲行鍼虎  
爲殉國人哀之爲之賦黃鳥國語衛武公作懿戒曰自

傲之類論語詩三百一言曰蔽之曰思無邪關雎樂而不淫哀而不傷子曰好賢如緇衣妻子好合一章子曰父母其順矣乎緜蠻黃鳥止于丘隅子曰於止知其所止可曰人而不如鳥乎切磋琢磨子貢悟于貧富倩盼素絢子夏起于禮後孟子曰凱風親之過小小弁親之過大此讀詩之諠也古者太師陳詩曰觀民風美惡歸之其上瞽矇諷誦曰刺君過則勸懲用之他人大師之諠如論語放鄭聲之類瞽矇之諠如康王晏起畢公諷關雎周道凌遲鹿鳴刺焉之類于是春秋列國大夫祖之賦詩篇取其章章取其句與左傳國語曰下所引皆節取其諠苟可比傳曰相證明所謂賦詩斷章子取所

求不必問全詩本諛其有并不取章句本諛者則如左  
傳范宣子賦標梅而季武子曰辟如草木君之臭味歎  
曰承命何時之有子展賦草蟲趙孟曰民之主也武不  
足曰當之子大叔賦野有蔓草趙孟曰吾子之惠印段  
賦蟋蟀趙孟曰保家之主吾有望矣穆叔賦鵲巢趙孟  
曰武不堪又賦采芣曰小國爲芣大國省齋而用之其  
何實非命子皮賦野有外廬之卒章趙孟曰虜也可使  
無吠子養賦野有蔓草韓宣子曰孺子善哉吾有望矣  
子大叔賦褰裳宣子曰起在此敢勤子至于他人子旗  
賦有女同車宣子曰鄭其庶乎皆可寄託己意爲屈原  
宋玉辭賦之祖而實六義中比興之推崔鳴大東諸詩

之遺也左傳天下有道則公侯能爲民干城而制其腹  
心亂則反之嗟我懷人寘彼周行能官人也王及公侯  
伯子男甸采衛大夫各居其列所謂周行也祭義明發  
不寐有懷二人文王之詩也孔子閒居嵩高維嶽一章  
此文王之惠也明明天子令聞不已三代之惠也弛其  
文惠協此四國大王之惠也表記高山仰止景行行止  
子曰詩之好仁如此又皆引詩而己己意說之也左傳  
文王兩君相見之樂也鹿鳴君所己嘉寡君四牡君所  
己勞使臣射義騶虞樂官備采蘋樂循法采芣樂不失  
職皆說樂章諡也孔子書定六經承大師采詩之法皆  
矇諷誦之諡己樂之章衆教萬世而爲千古制禮也樂

之準又曰夫婦君臣兄弟朋友父子之篇列爲四詩之首而又曰周公之止爲雅頌之首保傅篇稱春秋之元詩之闢雖禮之冠昏易之乾《皆慎始敬終云爾此建四始證也讀詩者自當先求止詩之心曰通其畧而後知古太師與周公孔子之用與賦詩引詩之用豈可漫無分別自漢初魯人申培從秦時齊人浮丘伯受詩曰詩爲訓故曰教文帝曰爲博士始爲詩傳號魯詩弟子博士十餘人受業者千餘人齊人轅固曰治詩孝景爲博士至清河太傅止齊詩傳諸曰齊詩顯貴皆固弟子燕人韓嬰推詩人之意止內外傳數萬言其言頗與齊魯閒殊而歸一孝文時爲博士至常山太傅燕趙閒

言詩者有韓生于是後漢中葉目前朝野所傳皆不外  
三家之說而魯人毛公于其家也詁訓自謂子夏所傳  
河間獻王好之未昇立東漢之末古學漸興衛宏賈逵  
馬融鄭康成皆爲毛序肅宗令逵撰齊魯韓與毛序異  
同鄭箋毛詩猶時用韓說其後鄭學寢昌毛遂專行而  
齊詩魏代已亾魯詩亾于西晉韓詩唐宋尙存新書藝  
文志崇文總目猶載其書至北宋而又亾獨毛詩至今  
沿用三家遺說則輯自南宋王應麟詩攷及明何楷詩  
經世本古說 本朝范家相三家詩拾遺至近日徐璈  
詩廣詁而始盡今目三家之序與毛所傳授之序義比  
觀之始知三家多說本說毛義多說采詩諷詩用詩之

諛古者勞人思婦怨女曠夫貞淫邪正好惡是非自達  
其情而已不問他人也惟周公召公諸公父兄召穆凡  
伯芮伯尹吉甫家父蘇公孟子譚大夫衛武公小大雅  
之才或論歌文武之惠或侂祖曰戒嗣王或告執政或  
諫同寮匪予止爾贈申慰甫曰究王訥極反側冀凡百  
之敬聽因自戒而誨爾文武成康皆有明侂因人之止  
并著章末而序義遂于國風概云美刺于是二南皆美  
文王后妃麟止爲關雎之應騶虞爲鵲巢之應羔羊爲  
鵲巢之功致衛皆刺宣刺時鄭皆刺莊刺忽刺亂齊皆  
刺荒魏皆刺褊唐皆刺僖刺昭刺時刺獻陳皆刺時幽  
皆美公明明男女爾女之晷皆加之刺小雅大半美宣



刺幽至于毛傳則又不盡用序美刺之諛何哉序義于  
關雎則曰后妃之惠用之鄉人用之邦國葛覃曰后妃  
之本卷百曰后妃之志四牡曰勞使臣皇皇者華曰君  
遣使臣伐木曰夔朋友故舊皆用樂章之諛關雎曰風  
之始也又用孔子之諛又何哉乃知關雎義下既自言  
之矣曰情發于聲聲成文謂之音治世之音安曰樂其  
政和亂世之音怨曰怒其政乖亾國之音哀曰思其民  
困故正昇失動天地感鬼神莫近于詩先王曰是經夫  
婦成孝敬厚人倫美教化移風俗故詩有六義焉一曰  
風二曰賦三曰比四曰興五曰雅六曰頌上曰風化下  
下曰風刺上主文而譎諫言之者無鼻間之者足曰戒

故曰風至于王道衰禮義廢政教失國異政家殊俗而  
變風變雅亡矣國史明乎昇失之迹傷人倫之變哀刑  
政之苛吟咏性情以風其上達于事變而懷其舊俗者  
也故變風發乎情止乎禮義發乎情民之性也止乎禮  
義先王之澤也是以一國之事繫一人之本謂之風言  
天下之事形四方之風謂之雅雅者正也言王政之所  
由廢興也政有小大故有小雅焉有大雅焉頌者美盛  
惠之形容以其成功告于神明者也是謂四始詩之至  
也止蓋古者五載王巡狩則與大史大師同車大師既  
陳列國之風比其音律觀其好惡推其致此之由以加  
之慶讓之典美惡皆歸之上雅之美刺則王政之隆替

也所謂一國之事繫一人之本也于是大史掌其書取其正風正雅呂用之樂章其餘亦備蒙叟諷誦其用益推而廣之所謂國史明乎昇失之迹哀刑政之苛吟咏性情呂風其上也列國賦詩之志周公孔子之諡皆古大師大史諡也此序義之異于三家而實不異者也然如草蟲大夫妻能呂禮自防小星惠及下江汜美媵何禮美王姬碩人閔莊姜君子偕老刺衛夫人鶉奔刺宣姜黍離閔宗周干旄美好善柏舟仁而不遇蕩蕩莊姜送歸妾式微黎侯寓衛其臣勸歸雄雉匏有苦蕒皆刺宣公大車刺周大夫女曰雞鳴刺不說惠有女同車呂下四詩刺忽傲笱刺文姜載驅刺襄公葛屨刺褊汾沮

御刺儉椒聊刺昭杕杜羔裘苾刺時無衣美武駟鐵小  
戎苾美襄無衣刺用兵晨風刺庸匪風思周道蟉弊刺  
奢侯人刺近小人天保下報上魚麗美萬物盛多能備  
禮鼓鍾頌弁角弓苑柳魚藻裳華桑扈瞻洛鴛鴦黍苗  
小宛小弁楚茨信南山甫田大田隰桑瓠葉皆刺幽出  
車勞還帥杕杜勞還役鴻雁美宣兩無正青蠅皆大夫  
刺幽王都人士刺衣服無常苕之華大夫閔時何草不  
黃下國刺幽棫樸文王能官人旱麓受祖思齊文王所  
召聖皇矣美周文王有聲繼伐既醉太平鳧鷖守成假  
樂嘉成王抑衛武刺厲維天之命太平告文王烈文成  
王卽政諸侯助祭桓講武類禡天也祀先王先公昊天

有成命郊祀天地臣工諸侯助祭遣于廟振鷺二王之  
後來助祭雖禘太祖載芟春藉田而祈社稷良耜秋報  
社稷殷武祀高宗皆失其實樂章之用自闕雝鹿鳴文  
王之外餘皆不詳如鵲巢采蘋采蘋見于儀禮而倒次  
采蘋于草蟲之下楚茨信南山甫田大田明爲豳雅瓠  
葉庶人饗射箋說蓋古皆誤爲刺幽行葦洞酌左傳與  
采蘋采蘋并論今誤分次序亦不明大武六成三見左  
傳皆離其次至于篇次之誤則如甘棠思召伯則不當  
次行露前邶鄘衛分三垂次尤亂一莊姜詩分列邶衛  
一宣公宣姜及壽詩分次邶鄘一衛女詩分別邶鄘衛  
衛黍離誤說而誤入王秦無衣從王征伐則是襄文不

當次康公之後鼓鍾昭王詩誤說而誤下次頊弁角弓  
菀柳刺厲王詩皆誤說而誤下次魚藻裳華桑扈采芣  
皆宣王詩當次吉日誤說而下次瞻洛鴛鴦亦宣王詩  
當次車攻皆誤說而下次采芣呂下三詩亦宣王詩當  
次六月而誤上次斯干無羊庭燎黍苗皆宣王詩亦當  
類次白華車牽青蠅皆當上與節南山諸詩相次黃鳥  
我行其野谷風蓼莪皆西周民風當下與都人士次洞  
酌公劉當與行葦類次假樂宣王詩當下次抑衛武公  
止則非刺厲當次末我將思文有瞽皆周公詩當上與  
烈文次維清爲大武之一與下五成皆當比次天也昊  
天有成命時邁成王詩當下次大武六成之後執競昭

王詩誤說次上豐年當與載芟良耜相次凡此于三家不知何如然采蘋齊詩不誤見孔疏其于三家說世次不誤者可知其詩次不誤也班固平三家之舛失曰魯申公爲詩訓故而齊轅固蕪韓生皆爲之傳或取春秋采襍說咸非其本義不昇己魯最近之又有毛公之說河間獻王好之自言子夏所傳而釋文引三國吳人徐整所數自子夏授高行子呂至河間人大毛公與一云子夏授曾申呂至孫卿子傳魯人大毛公姓名無一同者所引班氏不信毛詩傳自子夏而曰自言子夏所傳也今攷三家所傳有非本誼失實者如韓序關雎刺時魯詩爲康王后止韓序女墳辭家劉向說柏舟衛宣夫

人止而引不同庖之貞女韓說蕤蕤衛定姜歸其娣劉  
向說定姜歸其婦韓外傳說北風賢者急時辭韓詩雞  
鳴讒人史記仁義凌遲鹿鳴刺焉蔡邕琴操王道衰大  
臣知賢者幽隱故彈弦風諫劉向說斯干儉宮室小寢  
廟張衡賦改奢卽儉但十之一二說苑列女傳韓詩外  
傳多斷章說不可誤  
謂三家本說且所存於今者三家必同其古可知班氏之言

猶偏也而毛序之無師傳但爲大師之說一言通脫且  
于史有世家者皆美刺某公至魏檜無世家則序亦不  
明言某公又不著樂章之說眞可曰比于三家乎哉朱  
子謂詩序無考後漢書儒林傳曰爲衛宏也毛詩序然  
鄭氏又曰爲諸序本自合爲一編毛公始分曰寘諸篇



之首則是毛公之前其傳已久宏特增廣而潤色之故近儒多曰序之首句爲毛公所分其下推說爲後人所益但今考其首句已有不昇詩人之本意而肆爲妄說者況沿襲之誤者其初猶必自謂出于臆度故自爲一編附後又曰尙有齊魯韓氏之說然傳于世讀者自知及毛公引曰入經冠篇端遂爲決辭三家又絕毛說孤行牴牾之迹無復可見于是讀者轉相尊信無敢擬議有所不通必委曲遷就穿鑿附合而今不曰小序爲出于漢儒曰上朱子詩序辨蓋毛衛鄭皆不知序義大半爲大師之說故煩牽合也詩之說然又有非大師說亦非序義而爲衛鄭曲說如關雎序傳皆言后妃之德而宏曾益

傳會論語關雎樂不淫哀不傷之說康成又謂后妃欲  
導賢女能和眾妾之怨者助己共祭祀如斯之類豈毛  
傳序義之失乎又有非序義毛自誤說如葛覃卷耳皆  
眞爲文王后妃又誤用左傳周行之說豈序義之云乎  
故傳之尋者在不泥于序義而說詩諛其失者在誤曰  
大師之諛爲止詩之諛與沿序義失實之誤續序則純  
用大師之諛曰強傳詩書與鄭箋又往往自生謬說鄭  
孔又曲申續序之強傳與謬說也今日三家既止本諛  
蓋晦故用諸家所輯三家遺說正其班次爲詩本諛涵  
泳詩書以補其闕而增以樂章之用其所徵引於注于  
下謬者闕之備說章句兼治訓故尙未暇也道光二十

年序于京師

周南

關雎思尋淑女配君子也天地之道造崙夫婦正始之

道王化之基莫先乎此故周公用之樂章孔子定爲風

始也故用之鄉人焉用之邦國焉此用詩建始之證然

則關雎麟止之化已下衛宏所續序也樂得淑女曰配

君子與哀窈窕思賢才而無傷善之心尤不詞王應麟

詩攷韓序曰刺時也宏誤曰樂而不淫哀而不傷讀詩

之證爲亡者之證後漢書章帝紀注醉君章句曰古者

人君退朝入于私宮后如御見去畱有度應門擊柝鼓

人上堂退反晏處體安志明今時大人內頃于此則刺

見其萌故詠關雎說淑女正容儀曰刺時美在此則刺

在彼也漢書杜欽傳李奇注魯詩曰后夫人雞鳴佩玉  
去君所周康王后不然故詩人嘆而傷之列女傳略同  
藝文類聚張超賦康王晏起畢公喟然深思古道感彼  
關雎此誦詩諄說之遂誤謂三家曰關雎之三鵲巢  
之三鹿鳴之三皆刺康王則誤呂誦詩爲作詩諄已  
說謝安謂周公也則誤呂用詩爲亡詩諄已鄭箋誤說  
后如不如忌欲尋賢女和眾妾之怨者助已共祭祀則

不知所謂何詩朱傳誤曰毛序后妃之惠為文王之化孔子又  
 因謂宮人美太姒初至毛曰二南為文王之化孔子又  
 曰關雎建首故遂推言后妃之惠固不曰太姒之惠不  
 曰美后妃之惠也保傳篇春秋元詩之關雎禮之冠  
 昏易之乾坤皆慎始敬終云爾史記關雎為頌始外戚也  
 始鹿鳴為小雅始文王為大雅始清廟為頌始外戚也  
 家易基乾坤詩始關雎書美釐降春秋匹之際生民之始  
 之際人道之大倫也漢書匡衡傳如匹之際生民之始  
 萬福之原婚始言禮正然後品物遂而天人之行不侔  
 詩曰關雎為始言禮正然後品物遂而天人之行不侔  
 乎天地則無言奉神靈之統而理萬物之宜詩曰窈窕  
 淑女子則無言奉神靈之統而理萬物之宜詩曰窈窕  
 介乎容儀晏私之意不形乎動靜夫然後可曰配至尊  
 而為宗廟主其綱紀之首王教之端也自上世冠篇首  
 代興廢未有不由此者也張超賦孔氏大之列冠篇首  
 韓詩外傳子夏問夫子幽關雎何為風始子曰關雎道  
 矣乎仰則天俛則地幽關雎何為風始子曰關雎道  
 之所行大哉關雎之道萬物之所系羣生之所託命也  
 子其勉之思服之生民之屬王道之原不也  
 是矣此皆即毛風始之說孔子建首之諒也

葛覃婦事也又取婦教與關雎同歌補關雎之不及序毛

后妃之本也傳與宏續侶真爲后妃親葛歸靈誤  
呂大師之說爲止詩本說遂后後儒紛紛擬議

卷百婦人思行役之夫忘其婦事不思獨酌也次曰婦

事婦志與關雎同歌補關雎之不及毛序后妃之志也

不二也續序又當輔左君子求賢審官知臣下之勤勞  
鄕飲酒鄕射喪皆合樂關雎葛覃卷百召南鵲巢采芣  
采蘋與傳皆誤  
用左傳之說

樛木婦人樂粵配君子也文選身婦賦注二草之託樛

如連下續序連下而  
無疾妒皆非詩說

螽斯婦人宐子也毛序后妃子孫眾多若螽斯續序歸

母能使子賢  
大無其說

桃夭男女及時也毛序后妃之所致謂文王后妃之化

免置婦人美夫也此詩即樛木之說即左傳子南夫也

紳之賢人選于山林網禽獸而食之劉向列女傳安貧賤而不怠于道者唯至惠者能之詩云鹽鐵論免置之所刺小人非干城腹心美在此則刺在彼也毛序后妃之化若非婦人美夫則不倫已

芣苢宋女嫁于蔡傷夫有惡疾也列女傳蔡人之妻者

蔡其夫有惡疾其母將改嫁之女曰夫不幸妾之不幸也適人之道壹與醜終身不改不聽其母乃也芣苢之詩夫芣苢雖甚臭惡猶始于採采終于襄擲之浸苢益親况夫婦之道乎文選辨命論注韓詩序曰采芣傷夫有惡疾也辭君章句曰芣苢澤湯也文選劉峻論冉耕歌其芣苢論語集注曰伯牛有疾先儒曰為顯也李時珍遂誤為芣苢治類誤曰興為賦毛序后妃之芣苢也云和平婦人樂有子宏誤為王會宐子之芣苢也

溘廣說人也發乎情止乎禮義也毛序惠廣所及文王之化被乎南國無思

犯禮非而不可辱同

汝墳婦人思行役也列女傳周南大夫受命平治大夫

事蓋與其鄰人陳素所與大夫言國家多難唯勉強之無有縫綫遺父母憂生于亂世迫于暴虐然而仕者為

父母在故也後漢書周磐傳注韓序辭家也魯韓說相表裏毛序道化行也續云婦人閔其君子猶勦之呂正近是蓋衛宏亦時取魯韓

麟止芙公族也

文選王融序注芙公族之盛也毛序闕雖之應猶言后妃之化

召南

鵲巢夫人之惠也

用毛序續云國君積行累功呂致爵位夫人起家而居有之惠如鳴鳩乃

可呂配不誤

采蘋夫人蠶事也

毛序夫人不失職也

采蘋大夫女學祭事也

儀禮合樂皆言采蘋采蘋左傳亦言風有采蘋采蘋孔疏云齊

詩先采蘋後草蟲毛次草蟲下今移

草蟲婦人息行役也

毛序大夫妻能呂禮自防何所見箋更呂爲未嫁之女則尤無恥

行露召南申女許嫁于豐夫家迎不備禮女不冝往呂



至于訟女終守禮之也

列女傳召南申人之女既許嫁于鄭夫家禮不備而欲迎之女

不有往夫家訟之于理致之于獄女終曰一物不具一禮不備守節持義必死不往而也

毛序召伯聽訟也

暴之男不能

侵陵貞女

芟芊芟大夫再及進退有度也

後漢書王渙傳注韓詩章句詩人賢仕爲大夫

者言其惠能再絜白之性柔屈之行進退有度數也

文韓詩透迤公正兒侯贛易林芟芊皮革君子朝服毛

序鶻巢之功致猶言召南之化續序節儉正直惠如美

芊詩非美儉又誤曰賦爲比箋又謂減退膳食率從公

道允

殷其雷婦人思行役也

毛序勸曰義也續序召南之大夫遠行从政其室家能閱其勤

勞勸

曰義

標有梅急婿也

釋文韓詩迨願也毛序男女及時

小星奉使言勞也

白帖引肅肅宵征二句入奉使類韓詩外傳任重道遠者不擇地而息家

貧親老者不擇官而仕故君子矯褐趨時當務爲急引  
夙夜在公二句易林秀多小星三五在東早夜展行勞  
苦無功文選魏文帝襍詩注呂向曰嚙彼小星喻小人  
在朝也則非妾媵之詩明已毛序惠及下也續云夫人  
無妒忌之行惠及賤妾進御于君知  
其命有資賤能盡其心蓋非事實

江有汜娣姪閔嬙也南國美士求人之長女不與而與

市人其娣姪歸之而止易林江水沱汜長嶺君子伯仲

南國少子才畧美好求我長女賤薄不與反尋醜惡後

乃大悔明用此詩事合觀益明毛序美媵也勤而無怨

蓋未尋實嬙能悔過

甘棠思召伯也史記樊屯家召公之治西方甚尋兆民

下召公卒而民人思召公之政也甘棠之詩說苑詩傳

曰自陝呂東者周公主之自陝呂西者召公主之召公

述職當蠶桑之時不欲變民事故不入邑舍于甘棠之  
下而聽斷焉後屯思而歌之韓外傳畧同攷論衡邵公  
周公兄康王時尚爲大保傳再年百八十則不當次行  
露前毛序美召伯今移呂下非止于文王屯而采于西

畿故不可入王  
風而坳召南

野有死麕衰也之風也平王之也男女失時禮簡習往

也舊唐書禮儀志平王東遷諸侯侮法男女失冠昏之節野麕之刺與焉胸說胸唐末人蓋用韓說毛序惡

無禮也續云被文王之化雖當亂也猶惡  
無禮欲以傳于詩習不知毛序大師說也

何彼禮矣芙王姬之女也齊侯之女子平王之外孫女

嫁于諸侯呂其母始嫁之車送之儀禮疏引鄭膏肓齊侯嫁之呂其母始嫁

為平正之王齊一之侯呂強就二南皆儀禮樂章二南

不皆儀禮樂章又不皆也於文王之也若呂王姬嫁

齊則平王之孫齊侯之子與齊侯之子衛侯之妻皆美

李夾不可呂興男子也桃  
騶虞婦人思行役也御覽五百七十八大周正樂日騶

王在上君子在位役不踰時不在嘉會內無怨女外無  
曠夫及周道衰微禮義廢弛萬民騷動百姓愁苦內迫

性情外迫禮儀歎傷所悅而不逢時于是接琴而歌知  
此次平王曰後詩後漢書班固傳注魯詩傳曰古有梁  
騶者天子之田也周官疏韓詩傳曰騶虞天子掌鳥獸  
官言君一發其矢虞人驅五豝而來毛序鵲巢之應也  
續序仁如騶虞誤爲獸名王會騶  
虞食虎豹此欲曰配麟止而誤也  
邶庸衛也且曰故殷次二南起王意也地理志邶呂  
封紂子武庚鄘管叔尹之衛蔡叔遷邶庸之民于洛邑  
周公既誅三監盡已其地封康叔遷邶庸之民于洛邑  
故邶庸衛三國之詩相與同風藝文志齊魯韓詩皆二  
十八卷獨毛詩故訓傳三十卷是三家邶庸衛不分卷  
左傳季札觀樂爲之歌邶鄘衛曰是其衛風乎北宮文  
子再衛詩曰威儀棣棣不可選也今邶風之首也是知  
大師之舊本不分三毛既分三而同一莊姜詩綠衣日  
月終風在邶碩人在衛同一宣公宣姜汲壽之詩新臺  
二子乘舟在邶鵲奔在衛同一衛女詩泉水在邶載馳  
在庸竹竿河廣在衛泉水新臺倒次載馳定之方中倒  
次即呂序論夾不  
相類不可不正也

柏舟其美自誓也衛莊子共伯早歿其妻守義父母欲

奪而嫁之自誓而亡

用毛序史記衛釐侯卒世子共伯餘立爲君共伯弟和襲攻共伯墓

上共伯入釐侯羨自殺原庸弟一

淇奧美武公也

用毛序原衛弟一

碩人姆教莊姜也

列女傳莊姜姣好始往操行衰情淫泆治容傳母諭之云子之家世尊榮

當爲法則子之質聰達于事當爲人表儀兒壯麗不可不自修正衣錦襲裳飾在與馬是不賢惠也乃亡碩人之詩砥厲女曰高節曰爲人君之子弟國君之夫人尤不可有邪辟之行女遂感而自修君子善傳母之防未然也毛序閔莊姜也續序賢而不荅終曰無子誤用左傳左傳衛人所爲賦碩人不蒙上交但言衛人有此詩爲莊姜亡百不必亡于不荅無子後原衛三

綠衣莊姜傷已也

用毛序續云妾上僭夫人失位左傳

取于陳曰厲嬀生季伯早死其婦戴嬀生桓公莊姜曰爲己子原抑弟二

日月莊姜怨公不見荅也

毛序莊姜傷已也遭州吁之難傷已不見荅于先君已至

困窮原

邶四

終風莊姜傷已也遭州吁之暴見侮慢而不能正也用

序原  
邶五

君子偕老傷莊姜子州吁也眾經音義韓詩佗佗惠之

而誤續云夫人淫亂失事君子之道故陳人君之惠服

飾之盛宜與君子皆老凡毛序與詩相反衛序輒為同

子之不淑子州吁也

擊鼓怨州吁用兵也用毛序原

新臺刺宣公也用毛序原

相鼠夷姜諱宣公內伋妻已死諫也白虎通義此妻諫

儀者雖居尊位猶為閭隊之行此與三家說同序刺無禮也續云來公能正其羣臣而刺在位無禮儀豈是君

刺臣詞誤于次定之  
方中後也原庸八

鵠奔左公子洩右公子職刺宣公也

左傳宣公烝于夷姜生急子屬諸右

公子爲之取于齊而美公取之生壽及朔屬壽于左公

子夷姜縊宣姜與公子朔構急子公使諸齊使盜殺諸

幸二公子故怨惠公毛序曰鵠鵠

刺姜與我曰爲兄不合原庸五

黍離壽憂兄伋將見害也

劉向新序衛宣公之子壽閔其兄之且見害也憂思之詩

黍離之詩是也御覽八百四十二韓詩黍離伯封也

辭君曰詩人亦己兄不尋憂不識物視黍曰爲稷伯封

蓋壽字與尹吉甫子伯奇弟同字故曹植以此詩爲尹

氏也毛序閔宗周也周大夫行役至于宗周過故宗廟

宮室盡爲禾黍閔周室之顛覆

仿皇不忍去原誤入王風首

二子乘舟危伋壽也宣公夷姜生太子伋宣姜生壽及

朔宣姜與朔謀殺太子使之汎舟而殺之壽知之與之

同舟而免國人爲二子危也

新序壽之母與朔欲殺太子伋而立壽也使伋汎舟

于河中流將沈殺之壽知其不能止也因與之同舟舟人不尋殺伋傳母恐其歿也閔而亡詩二子乘舟之詩是也毛序思伋壽誤

千旄閔伋壽見殺也史記姜子太子白旄而告界盜見

力士待界上矣有四馬白旄至者要殺之壽載其旄先

行遇害反載其尸還至界上夫自殺也與左傳小異左

傳言使盜待諸莘詩言在浚之郊毛序美好善也續序

謂文公臣子多好善亦誤于次定之方中後也原庸九

柏舟宣姜悔過也李黃集解韓詩曰柏舟衛宣姜自誓

嫁于衛至城門而衛君死保母曰不可召反矣女不聽入

持三年之嚔畢弟立請曰衛小國也不容二庖請同庖

女不聽衛愬于齊齊兄弟使人告女也詩曰我心匪

石云又威儀棣棣云云言左右無賢臣皆順君之意

此事誤屬宣姜又二宣姜分列貞順孽嬖二傳衛無二

宣姜御覽引此止寡夫人似別有此貞婦在春秋前然

汎彼柏舟亦汎其流明用共姜之詩日居月諸又用莊

姜之詩非宣姜而何蓋疑宣姜不能也詩而誤舉它

事實之耳毛序言仁而不遇也續云頃公

之時仁人不遇小人在側召其列卿首也



亦有兄弟不可已據薄言往愬逢彼之怒蓋新臺之要齊夾因而予之我心匪石不可轉也我心匪席不可卷也言自悔淫佚非甘怙終如石之可轉席之可卷威儀棣棣不可算也亦自責也羣小蓋通齊衛送迎之臣覲閔既多傷伋壽之外受侮不少本爲伋婦見要宣公又通公子頑也有慕其姜莊姜之貞淑故用其言

竹竿衛女思歸也適異國而不見荅

用毛序然則夾宋桓夫人也原衛五

河廣宋襄公母歸于衛思宋也

用毛序原衛七

泉水許穆夫人言志也思歸唁兄又思至齊因齊子已

謀救衛也

毛序衛女思歸續序嫁于諸侯父母終思歸寧而不昇非許穆夫人之思原鄆十四

諸姬謂齊桓諸夫人左傳齊桓公內嬖如夫人者六人

長衛姬少衛姬諸姑謂長衛姬伯姊少衛姬卽齊子也  
出宿飲餞皆設思也涕禰自許至曹干言自曹至齊

載馳許穆夫人爲衛亾不辟歸唁遂至于齊謀救衛也

列女傳許穆夫人者衛懿公釁黜之女初許求之齊亦  
求之遂公將與許女因其傳母而言曰古者諸侯之有  
女子也所已苞苴玩弄繫援于大國也許小而遠齊大  
而近今舍近而求遠離大而增小一旦有車馳之難敵  
可與慮社稷衛侯不聽其後翟攻衛大破之而許不能  
救當肢之時許夫人馳驅而弔唁衛侯因而疾之也詩  
疏引服虔左傳注言我遂往無我尤也韓外傳高子問  
于孟子夫嫁取非己所自親衛女何呂孀編于詩也孟  
子曰有衛女之志則可無衛女之志則愈夫道二常謂  
之經變謂之權夫衛女行中孝慮中聖詩云旣不我嘉  
四句皆謂已歸唁衛毛序許穆夫人也續云  
自傷不能救又義不尋歸唁明與詩反原庸十

夫人禮不尋歸唁故曰旣不我嘉又曰視我外傳不

戚無我有尤左傳狄入衛初惠公之卽位也少齊人使

昭伯蚤于宜姜生齊子戴公文公宋桓夫人許穆夫人  
及敗宋桓公送諸河立戴公呂廬于曹許穆夫人賦載  
馳齊侯使公子無歸成曹明夫人之力也夫人至齊因  
齊子也

定之方中美文公也

用毛序原庸六

蕩蕩定姜送歸娣也

李黃集解韓詩衛定姜歸其娣送之而亡列女傳衛姑定姜者衛定

公之夫人公子之母也公子既外其婦無子畢三年之喪定姜歸其婦自送之于野恩愛哀思乃賦蕩蕩之詩與韓異鄭注坊記戴嬀大歸于陳莊姜送之也此詩定姜無子立庶子衍是爲獻公高孝也言獻公當思先君定公司孝于寡人用韓說惟史記完母外莊公令夫人齊女子之是爲桓公是戴嬀卒于桓公未立呂前此蓋送嬀嬀也若送子婦不言先君之思已毛序莊姜送歸妾誤次綠衣日月之間故誤原抑三

先君之思已富寡人言在此而意在彼也左傳獻公出

奔齊及竟使祝宗告亾且告無辜定姜曰余曰巾櫛事先君而暴妾使余二罪也

式微黎莊夫人守志也

列女傳黎莊夫人衛女也既往而不同欲其傳母憐其失意謂

曰夫人之道有義則合無義則去乃也詩曰式微式微胡不歸夫人曰婦人之道壹而已矣乃也詩曰微君之故胡爲乎中路終執貞一曰侯君命毛序黎侯寓衛其臣勸歸黎滅于狄勸于何歸微君之譽亦非出臣之口

原邶十一

旄丘責衛伯也狄人迫逐黎侯黎侯寓衛衛不能修方

伯連率之職黎臣曰責衛也

用毛序易林陰陽否隔許嫁不答旄丘新臺悔往太

息當別有說原邶十二

曰上井邶庸衛三卷重次有在次詩

凱風子自責也

曾子立孝曰有子七人母氏勞苦子之辭也盧注七子自責任過之習孟子曰

詩本說

九

凱風親之過小者也親之過小而怨是不可磯也後漢書姜肱性篤孝事繼母恪勤感凱風之義兄弟同被而寢不入房室曰慰母心蓋事後母詩毛序美孝子也續序衛之淫風流行雖有七子之母猶不能安其室故美七子能盡其孝道曰慰其母心而復坐曰淫風流行已成母貞自責曰善母說詩者何必復坐曰淫風流行傷孝子之心乎由誤讀孟子說詩之說爲止詩之說原抑弟七

雄雉鑒朋友耿介伎亦見害也

文選射雉賦注許章句曰雉耿介之鳥也論語

皇侃義疏馬融曰疾貪惡伎害之詩毛序刺衛宣公績序蓋刺宣公之時不能容臣之耿介者淫亂不恤國事軍旅數起大夫久役男女怨曠箋尤傳會不習全非詩說原抑弟八

匏有苦葉君子急時之心又不敢苟合也

論語荷臯過孔子曰深則

厲淺則揭風夫子用也後漢書張衡傳深厲淺揭隨時爲義又曰捷徑邪至我不忍以投步干進苟容我不忍曰歛肩雖有犀舟勁楫猶人涉印否有須者也說此甚明毛序刺宣公蓋謂宣公不能求賢續序公與夫人

諛原抑弟九

首章自審出而用屯乎二章雖遇時艱而不能不望遇  
合三章且愆失時也內度諸身外度諸屯又謀諸朋友  
末章卽豈不欲往畏我友朋之意

谷風奔婦之習

毛序刺夫婦失道也凡自屯詩而云刺者毛推大師陳詩之說也原邨弟十

東兮賢人怨辱于冷官也

毛序刺不用賢也衛之賢者仕于冷官皆可召承事王者

原邨

十三

北門士失志也

毛序刺士不舉志也原邨十五

北風友朋男女之詩

毛序刺虐也續序衛國於爲威虐百姓不親莫不相攜手而去原邨

六十

靜女悅人也

毛序刺時也謂淫亂之風續序衛君無道夫人無惠非詩說易林季姬躊躇待孟城

開終日至暮不見齊侯未知其說韓詩外傳曰賢者精氣闖溢而後傷時不可過也乃陳情欲召歌道義詩曰

詩本遊

十

愛而不見搔首躊躇急時

辭也此斷章諒原邨十七  
牆有茨舍事也毛序刺上蓋刺聽男女之訟者續

桑中淫奔之詩毛序刺通君母不類原庸弟二

蝮螫刺奔也後漢書楊賜傳注韓詩序刺奔女也詩言

子為君父隱諱故言莫之敢指韓序既曰刺奔女注又

亦曰不肖者精化始臭而生命也言髮色殞命也韓外傳

命為壽命毛序止奔而同續云文公能已

道化其民蓋曰次定之方中也原庸七

考槃士矢志也次毛序刺莊公也續序使賢窮則當

氓傷奔女見弃也毛序刺時也續云宣公之時淫風大

刺淫泆不知序言大師之諒  
強傅亡者之諒原衛弟四  
莪蘭刺在位非人也毛序刺惠公蓋謂惠公

伯兮婦人思夫從軍也

毛序刺時續言君子行役過時不反原衛弟八

有狐閔窮也

毛序刺時也續云衛之男女失時喪其如柶原衛弟九

木瓜思報齊桓公也

用毛序原衛末弟十

呂上不知也者屯次姑依原次而并之

王

首黍離依魯韓家說移衛

君子于役思行役也

毛序刺平王也續君子行役無期度大夫思其危難呂風風詩無大

也夫

君子陽陽洽官也

毛序閔周也續君子遭亂相招爲祿仕全身遠害而已

揚之水怨役也

毛序刺平王也續不撫其民而遠屯成于母家周人怨思焉

中谷有雝傷弃婦也

毛序閔周也續夫婦衰薄凶年相弃

免爰傷亂屯小人漏网君子罹禍也

毛序閔周也蓋閔周之失刑續桓王



失信諸侯背叛構怨連禍王師喪敗君子不樂

葛藟親族之怨毛序王族刺平王也續

采葛思人也毛序懼讒也

大車息夫人也列女傳楚虜息君將妻其夫人夫人見

無須臾而忘君也終不召身更二醜生離于地上豈如

信矢如咬日遂自殺與左傳生堵敖及成王而不言大

異然則大車檻檻謂囚息君也子男之服自毳冕而下

如蒺言無色如璜侶藉衣也豈不爾思爾息君也畏子

指楚王也前二章蓋召貽楚王也何楷說息姬姓故錄

其詩于王毛序刺周大夫也續禮義陵遲男女淫奔

故陳古呂刺今大夫不能聽男女之訟未得事實

丘中有麻周人美鄭桓公也古者鄭國處于畱桓公通

乎檜夫人召取其國而遷鄭焉公羊傳桓公爲周司徒甚

得周眾與東土之人也見國語何楷世本古義引公羊

傳說略同毛序思賢也續莊王

不明賢人放逐國人思之未得事實王風終于平王亦不得有莊王詩傳子國子嗟父蓋卽桓武父子

鄭

緇衣武公爲周司徒甚昇周厭也毛序美武公也續父子竝爲周司徒善于

其職國人宜之故美其德

將仲子威祭仲謀殺段也韋昭國語注仲祭仲也言雖欲從心思仲猶能畏人自止

毛序刺莊公謂一國之事繫一人之本續云不勝其母曰害其弟非其誑

叔于田國人說其叔也毛序刺莊公也續云叔處于京繕甲治兵以出于田國人說而

歸

大叔于田從亂也毛序刺莊公續叔多才而好勇不義而得眾

清人國人美高克也左傳鄭人惡高克使帥師次于河上久而弗召師潰而歸高克奔陳

鄭人爲之賦清人此言詩有爲高克賦與衛人所爲賦碩人同上鄭人謂文公下鄭人謂國人非謂詩人惡高

克也毛序刺文公所謂一國之事系一人之本續高克  
好利而不顧其君文公退不召道欲召申序刺諛而非  
詩諛不知序用  
大師之諛故也

美裘美洩氏孔氏子人氏也

何楷說舍命司直疑美叔  
詹之事三英蓋三良也毛

序刺朝也蓋謂刺文公不能從孔叔以下齊而用申侯  
以從楚蓋刺申侯也子華等續云言古之君子召風其  
朝未得  
事實

遵大路淫女見弃之詩

毛序思君子也續莊公失道君  
子去之國人思望莊公詩不當

次文  
公後

女曰雞鳴淫女思有家也

毛序刺不說惠也續云陳古  
義召刺今不說惠而好色誤

傳詩諛易林雞鳴同興思酌無家執  
佩持身莫使致之爲淫女之思明甚

有女同車說人也

毛序刺忽也則不當次文公後此欲  
歸之上而誤其班次續云刺忽不昏

于齊卒無助見  
逐又誤傳忽諛

山有扶蘇淫女之習

毛序刺忽也續所美非美然

葦兮感時相親也

毛序刺忽也續君弱臣強不倡而和

狡童淫女見弃也

毛序刺忽也續不能與賢人共事權臣擅命

褻裳淫女之習

毛序思見正也續狂童恣行國人思大國之正己無其諂

半婦人思改適也

毛序刺亂也

東門之墦思奔也

毛序刺亂也續男女有不待禮而相奔者也

風雨思人也

毛序思君子也

子衿淫女思士也

毛序刺學校廢也亦推大師之說

揚之水閔無臣也蓋文公殺莊子華盡逐羣公子文公

卒後子蘭得納自晉子瑕夾挾楚亦入所謂終鮮兄弟

惟子二人也蓋亡于瑕敗之前

用毛序續閔忽無忠臣良士終曰外則何曰

又不類次

出其東門說人也

班固說鄭國山居谷汲土狹而險男女亟聚會故其俗淫詩出其東門

與洧斯其風也毛序閔亂也續公子互爭兵革不息男女相弃人思保其室家

野有蔓草男女思遇也

毛序思遇時也續民窮兵革男女失時思不期而會

溱洧淫風也

後漢書注韓詩曰溱與洧說人也鄭國之俗三月上巳于溱洧兩水之上執蘭招魂

續魄祓除不祥也毛序刺亂也兵革不息男女相弃淫風大行莫之能救

齊

雞鳴夫人戒君早朝也

御覽九百四十四韓詩雞鳴讒人也辭君章句雞鳴遠鳴蠅聲相

侶詩攷韓詩章句誤止說人也文選注雞鳴齊詩冀夫及君早起而視朝皆斷章諛夫人戒君詩習甚明若

日蠅聲為比斯與末章不貫毛序思賢如也思猶美也續哀公荒淫怠慢故陳賢如夙夜警戒之道誤讀思字

不知毛序諷詩諛也

還從禽也

毛序刺荒也續哀公好田獵國人化之謂之賢好

著大夫不親迎也

用毛序刺時也續時不親迎

東方之日說色也

文選高唐賦注辭君章句言所悅者顏色美盛若東方之日毛序刺衰也

續君臣失道男女淫奔

東方未明刺無節也

用毛序續朝廷與居無節號令不時挈壺氏不能掌其節

南山刺襄公通魯文姜也

毛序同續云大夫遇是惡亡詩而去之無其訟

甫田危襄公不忌魯莊而勤遠略也

毛序大夫刺襄公也續無禮義而求

大功不修惠而求諸侯

總角卅兮突而弁兮謂魯莊公也莊公生于桓公六年

桓十八年薨于齊莊公才十三歲莊公四年及齊人狩

禚突而弁兮已齊人初爲君危豈知魯卒忘讐思遠謂

遷紀伐衛

盧令齊人美襄公也

毛序刺荒也續襄公好田獵畢弋陳古呂風嫌美襄公也與詩不合

敝笱刺魯哀姜歸魯之侈知魯莊公不能制也

毛序刺文姜則

初歸之刺不當次南山既歸之後釋文韓詩其

魚遺遺言不能制也易林敝笱有梁勛逸不禁

載馳刺魯哀姜也魯莊公待年呂取襄公季女越竟內幣越竟親迎與夫人約然後入魯敝笱載馳之詩人早

知其後來有通兩叔與弑君之事爲齊魯羞也

易林襄

至于蕩道齊子旦夕流連久處則毛序刺襄公文姜非

也襄之季女必魯哀姜哀姜歸魯魯莊公二十四年齊

公十六年無關襄公事而曰襄嫁從其始許魯也襄

如齊送女秋公至自齊八月丁丑夫人姜氏入公羊傳

其言入何難也其言日何難也其難奈何夫人不僕不

可使入與公有所約然後入何休日約公遠賡妾也焦

氏所謂旦夕流連也釋文韓詩發旦也箋謂豈弟爲閭

聞皆三家古說也毛刺襄公續云與  
文姜淫則發夕矣不當在既歸之後

猗嗟刺魯莊公昏讐不報也

毛序刺魯莊公也續云有威儀伎藝然而不能以禮防閑其母人曰爲齊侯之子與詩展我甥兮不合

謂爲齊侯之子不若呼曰甥而責之之諛大也

魏

葛屨美其稱服惜其見殺也未知何人

毛序刺褻也續魏地陔陔其民

機巧趨利其君儉齋褻急而無惠曰將與詩不合

汾沮洳刺衎族非賢賢人不在位也

韓外傳君子盛德而卑虛已而受人

雖在下位民願戴之詩云彼己之子美如英云云又曰君子蕩蕩乎其義不可亂謙乎其廉不可刺溫乎其仁

厚之寬大超乎其有曰殊乎衎也故曰美如玉云云毛序刺儉續刺不得禮與詩不合

園有桃士憂國也

毛序刺時也續云大夫憂其君國小而迫而儉以齋不能其民而無惠

教曰曰侵削鄭箋遂謂不取常稅唯倉園桃然毛傳言園有桃其實之殺國有民宜畀其力則固以爲興也又



可知非  
續序諡

陟帖役思也  
毛序同

十畝之間在位思荒也  
毛序刺時也續云言其國削小民無所依不合

伐檀傷君子不遇自食其力也  
文選上林賦注張楫曰伐檀刺賢者不遇明王

也御覽五百七十八大周正樂曰伐檀操者魏國女之

所也也賢者隱蔽素滄在位閱傷忽曠失其嘉會能治

人者食于人不能治者食于用今賢者隱退伐木小人

在位倉祿懸珍奇積百穀并包有土庶澤不加百姓王

道之不施毛序刺貪也續在位貪  
鄙無功受祿君子不辱進仕同

碩鼠刺重斂之臣  
毛序刺重斂也續云國人刺其君重斂蠶食于民不修其政食而畏人若

大鼠北史辛雄曰庸劣之人莫不貪鄙委斗筲呂共  
治之重託碩鼠呂百里之命可正續序斥君之非

蟋蟀呂偷易齋也  
毛序刺晉僖公也續云儉不中禮欲其及時呂禮自虞樂此晉也而謂之

唐本其風俗憂深思遠儉而用禮有堯選風地理志其  
民有先王遺教君子深思小人儉蓄故唐詩蟋蟀山樞  
萬生之篇皆思者儉之中念外生之遽皆因唐叔曰下  
五世無年可紀強曰堯之遺風說詩其實詩人偷生道  
欲且儉不中禮可謂憂深思遠乎

抑及時行樂可謂先王遺教乎

山有樞曰外道欲也

晉世家曰當其和之時成侯曾孫

之唐之變風乃也毛序刺晉昭公也續云不能修道呂

正其國有財不能有用有鍾鼓不能呂自樂有朝廷不能

酒埽政荒民散將呂危也四鄰

謀取其國而不知詩非其說

毛序刺晉昭公續云公弱

揚之水從桓叔者不自安也

沃疆國人將叛而歸沃詩

非其

椒聊美忠臣不黨曲沃也

說苑士欲立義行道毋論難

願利害而後能成之詩曰彼其之子碩大且篤非良篤

修激之君子其誰能行之哉韓外傳子路曰士不能勤

苦不能輕外齊餓于首陽而志愈章詩云彼其之子碩

而諫愈忠夷齊餓于首陽而志愈章詩云彼其之子碩

大且篤非篤修身行之君子其孰能與于斯何楷據曰  
謂指當時晉之忠臣不入沃黨者然則翼九宗五正頂  
父之子嘉父欒賓之子其叔其人正不之故曰椒實蕃  
行自昭侯孝侯鄂侯哀侯小子侯緡侯六世五滅而五  
立故曰遠條也毛序刺昭公也續云君子見沃盛強能  
修其政知其蕃衍盛大子孫將有晉國不如魯韓古諺  
綢繆不期之遇也毛序刺亂

杖杜感亂而襄兄弟也毛序刺時也續君不能親其宗

為沃所并與昭鄂賴九宗之助正反非也

美裘美稱服也毛序刺時也續刺在位不恤民非詩諛

鴉羽征役之怨也毛序刺時也續昭公之後大亂五世

何以知是昭公也君子下從征役不辱養其父母而亡

無衣武公始并晉國賂周而尋服命為列侯也毛序美

續武公始并晉國其大夫為之請命乎天子之使而亡詩無可美而已有不臣之意

有林之杜武公既并宗國思昇異姓之賢而用之也毛序

刺晉武公也續武公寡特兼其宗族而不求賢曰自輔與詩正反

葛生悼亾也毛序刺晉獻公也續公好攻戰國人多喪則寡婦悼夫也在說袁羊詣劉恢恢在內

眠未起袁因也詩調之曰角枕粲文茵錦衾爛長筵劉甚街之可知易林葛生蒙棘華不昇實讒佞為政使思壅塞其說

不可知已

采芴風申生也毛序刺獻公也續獻公好聽讒此詩人勸之為夷齊猶士為勸之為吳大伯也

秦

車鄰美秦仲也用毛序續秦仲始大有車馬禮樂侍御之好

駟鐵美秦仲也毛序美襄公也詩譜正義左傳服虔注秦仲始有車馬禮樂之好侍御之臣戎

車四牡田狩之事其孫襄公列為秦伯故有蒹葭蒼蒼

之歌終南之詩追錄先人車鄰駟鐵小戎之歌與諸夏同風則次

美秦仲詩

詩本諒

小戎婦人思從軍也周宣王命秦仲誅西戎西戎殺秦

仲宣王立其子莊公與兵七千使伐西戎破之史記當此

于此時毛序美襄公也續婦人閱其君子已服注追錄

溫其在邑秦本紀莊公子在父曰戎殺我大父仲我非

殺戎王不敢入邑此也于莊公克復故都之後

兼葭刺襄公既受岐西之地尚沿戎俗未能求賢用周

禮也用毛序刺襄公也未能

無衣文公從王伐戎之詩毛序刺用兵與詩不合地里

近戎狄修習戰備高上氣力已射獵為先故秦詩曰王

于興師云云及車鄰駟鐵小戎之篇皆言車馬田狩之

事是三家說有美而無刺也後來楚申包胥來乞師哀

公為之賦無衣而出五百乘已救楚若是刺康公用兵

豈反賦之救楚康王當周頃王匡王之在又未有從王

征伐之事則知此詩必為文公已前西戎弑幽王襄公

救周戰有功或襄公十二年伐戎與又公十六年敗戎  
收周地數大用兵之時誤次于康公之間續序遂誤謂  
刺用兵也原次  
晨風下今移上

終南美文公也破戎遂有岐西史記南有終南也毛序戎

本紀襄公七年平王封爲諸侯賜之岐呂西之地曰秦  
能逐戎卽有之襄公十二年伐戎至岐卒文公十六  
年呂兵伐戎敗走遂收周餘民有之地至岐岐  
呂東獻之周是襄公尙未尋至終南之下也

黃身哀三良殉穆公也見左傳秦本紀毛序刺穆公同

晨風思君子也蘇文類聚三十一桓範與管寧書曰思  
請見于蓬廬之側承訓誨于道德之門

厥涂無由託思晨風明爲欲見賢者之止毛序  
刺康公續忘穆公之業弃其賢臣與諛相反

渭陽太子瑩送晉文公思母之止也康公之母晉獻公

之女也後漢書馬援傳注韓詩曰秦康公送舅晉文公  
于渭之陽念母之不見也曰我見舅氏如母存

焉列女傳太子瑩思母穆姬之恩而送其舅氏止詩毛  
序康公念母續云穆公納文公康公時爲太子及其卽

位思而止是詩誤于前二篇晨風無衣爲廉公詩也

權輿游士之詩

毛序刺廉公續忘先君之舊臣與賢者

雖尋由余百里奚蹇叔丕豹公孫枝之輩而晚年悔過違多有之我尚不欲一个之臣終託味味何先君舊臣之有厥悔哺啜廉公正善承先志者專用美刺一說說詩不顧本說其蔽有如斯已

陳

宛丘刺巫俗也

漢書匡衡傳陳夫人好巫而民淫祠地

里志周武王妻胡公呂元女大姬婦人尊賢好祭祀用史巫故其俗巫鬼擊鼓于宛丘之上婆娑于粉樹之下有大姬歌舞遺風毛序刺幽公續荒淫無度未

尋其實東門之粉男女因觀巫結好也

毛序疾亂也

衡門賢者隱處也

毛序誘信公也謂信公當求賢續愿而無立志也詩曰誘掖其君誤傳信

讀詩畢歎曰上有堯舜之道三王之義雖居蓬戶之中

彈琴曰詠先王之風有人夫樂之無人夫樂之夫可曰  
發憤忘食已詩云衡門之下云云則韓毛說同無刺傷  
愿無立

志說

東門之池說人也

毛序刺時續疾君淫昏  
思賢女配君子不合

東門之楊說人不至也

毛序刺時續昏媾失時男  
女多違規迎不至不合

墓門刺陳佗淫也

毛序刺陳佗也續云陳佗無良師傅  
言至于不義惡加于萬民箋遂欲佗

謀退惡師曰免禍難念其篡國之罪尤非毛說列女傳  
晉解居父使于宋過陳遇采桑之女止而戲之曰女爲  
我歌乃歌墓門有棘云云其二女歌墓門有楫云云王  
逸天問注亡引詩刺之云云則刺佗淫也佗後卒曰外  
淫于蔡  
被殺

知而不及誰昔然矣譏桓公也

防有鵲巢說人也

爾雅揚揚愛也郭注韓詩曰爲悅人  
故言愛也毛序憂讒賊也謂所悅有

聞之者誰併予美之心也續  
序宣公信讒君子憂懼非說



月出危靈公說夏姬見惡于徵舒也舒徵舒也詩人早

知有廢射之事也

本何楷說毛序刺好色也續在位不好惠而悅美色詩無其諛

株林刺靈公也

毛序同

澤陂思君子也

毛序刺時續言靈公君臣淫于其國男女相悅憂思感傷孫嘉淦詩義析中呂

爲傷洩治也

檜

萋裘大夫呂道去其君也

用毛序續云國小而迫君好衣服非諛

素冠刺不能三年也

用毛序

萋楚男女之思也

毛序疾恣也續國人疾其君淫恣而思無情欲者不合

樂子之無知樂子之無家子萋楚也

匪風國人傷周之將亾而思鄭桓公也

漢書王吉傳匪風發兮匪車揭

兮顧瞻周道中心惻兮說者曰是非古之風也發發者  
是非古之車也揭揭者蓋傷之也韓詩外傳成周之時  
陰陽調寒暑平羣生遂萬物寧故曰其風遲其樂達其  
驅馬舒其行遲遲其意好好詩云匪風發兮云云毛序  
思周道也  
誤并爲一

誰將西歸懷之好音鄭桓公爲周司徒甚昇周眾與東  
土之人乃用史伯之計東徙于洛卒通乎檜仲夫人叔  
妘殺其豪傑良臣已取其國而遷鄭于鄭父之丘國人  
說其小惠要結時桓公蓋反西都詩人慮及于難思其  
自西都反鄭父之丘也其後卒不歸而及于王室之難  
檜終匪風著亾于鄭也

曹

蜉蝣衰亾相從也

毛序刺奢也續昭公國小而迫好奢而任小人皆無其諛表記斷章亦非

本說

侯人傷曠女也所升非色而婉孌者飢

史記晉世家晉師入曹數其不

用僖負羈而美女乘軒者三百人毛傳誤曰乘軒者爲大夫序因誤說刺近小人誤曰左傳數之曰其不用僖負羈而乘軒者三百人爲一事也許慎說文

首章言赤芾之女其夫爲卒二章言不再色選

表記三斷章

章爲女傷也四章歎誓

鴉鳩風不一也

用毛序續云在位無君子用心不一非詆箋可爲四國之長謂任爲侯伯是也

此蓋風晉文公執曹君分曹衛之田畀宋人事

下泉思其君從晉霸曰從周而庇國也

毛序思治也續云疾共公侵刻

下民不昇其所而思明王賢伯非說

幽

七月言民事也

孔叢子孔子曰於七月見幽公所曰造周也地里志昔后稷封釐公劉處邠

大王徙邠其民有先王遺風好稼穡務本業故邠詩言

農桑衣食之本甚備史記太王去幽遷岐之後幽民舉

國盡復歸古公乃營築室屋而邑別居之民多歌樂之

而頌其德匡衡傳竊考國風之詩太王躬仁而邠國賈

愬此三家說幽民舊風毛序陳王業也此言陳詩之註

續云周公遭變故陳后稷公劉風化之所由致王業之

艱難誤曰陳詩爲邠詩

若周公也詩則當入雅

鳴鴉邠人爲古公也

趙岐孟子注鳴鴉邠風之篇刺邠君曾不如此鳥蓋太王時狄

從之者自刺爲夷狄所侵刺猶傷也初學記岐山操周

人爲太王所也太王去邠而邑于岐山自傷爲夷狄

所侵喟然太息援琴而鼓之可證其後周公自東土召

也猶關雎爲畢公也棠棣爲召穆公也皆言陳詩之證

東山幽人從公東征歸也

毛序周公東征也續周公東征三年而歸勞歸士大夫美

之此从征自歌

誤爲大夫也

破斧幽人從周公述職東征也

白虎通天子五年一述守三年二伯出述職詩

云周公東征四國是皇言東征述職周公黜陟而天下皆正也毛序美周公也亦一國之事系一人之本也續

云周大夫呂惡四國焉非大夫也

伐柯有家也

毛序美周公也續周大夫刺朝廷之不知則是刺成王制二公如陳賈之說已

九罭幽人從公東征將歸謂東人之罭

毛序美周公續同上

狼跋幽人美周公之聖不爲管蔡失度二叔自取艾電

也

毛序美周公續周大夫美公傳又呂公孫爲成王

小雅

鹿鳴蕤羣臣嘉賓曰講道修改也君臣之誼周公曰爲

樂歌孔子曰爲小雅始

毛序宴羣臣嘉賓儀禮注鹿鳴君與臣下及四方之賓蕤講道

修改之樂歌正義引服虔注自鹿鳴至菁義道文武修小政定六亂治太平是爲正小雅鄭譜鹿鳴之三文王詩皆誤屬文王猶關雎之三曰爲文王太伯也史記仁義凌遲鹿鳴刺焉王符論忽養賢而鹿鳴思蔡邕琴操鹿鳴者周大臣也王道衰大臣知賢者幽隱故彈弦風諫皆誤曰誦詩之說爲本說猶曰關雎爲畢公也鼉說之曰鹿鳴之三爲刺康王次誤于魯詩之說關雎也

四牡事君之誼也次鹿鳴與鹿鳴同歌補鹿鳴之不及

毛序勞使臣之來文王率諸侯撫叛國而朝乎紂故周公止樂曰歌文王之道爲後世法皆樂章諛續云有功

而見知則說非詩說也

皇皇者華奉使之說也次鹿鳴與鹿鳴同歌補鹿鳴之

不及

毛序君遣使臣用樂章諄續云言遠而有光非詩諄

常棣蕤兄弟而亡閔管蔡之失道也曰兄弟之諄次君

臣

毛序呂祖謙讀詩記韓詩序止夫移蕤兄弟也謂賦此詩左傳召穆公思周惠之不類故糾合宗族于

成周而亡常棣之詩國語周公之詩正義王肅曰常棣之于武王既崩周公誅管蔡之後而在文武治內之篇曰刑于寡妻至于兄弟曰御于家邦此文武之行也故內之于文武之正雅曰成蕤羣臣兄弟朋友之樂歌此舉次

詩之諄

伐木求友也曰朋友次兄弟

文選潘岳賦謝混詩注韓詩序曰伐木廢則朋友道

缺勞者歌其事韓詩內傳曰詩人伐木自苦其事故曰爲文毛序蕤朋友故舊此樂章諄賈疏遂誤曰爲文王故

天保定爾既成宗祀文武周公落之之辭

毛序下報上也未窺詩諄

天保定爾周公謂成王也天保卽天子定爾謂亡洛也

周書度邑篇王告周公辰是不室我未定天保何寢能  
欲又曰予克致天之明命定天保依天室又曰其有夏  
之居我南望過于三塗我北望過于有嶽鄙願瞻過于  
河宛瞻于伊洛無遠天室此天保定爾之謂也也洛者  
武王之意故曰君曰卜爾也君武王也

呂莫不興召誥曰厥既命殷庶殷丕也尙書大傳曰  
周公將也禮樂先營洛呂觀天下之心天下諸侯悉來  
而受命周公退而見文武之尸者于七百七十三諸侯  
然後周公與升歌而弦文武諸侯在席中者倂然淵其  
志和其情愀然若見文武之身焉然後曰嚶茲乎此蓋  
吾先君文武之風也山阜岡陵卽呂明堂南系洛水北



因郊山為頌

吉圭為饒四旬周書亡雒篇乃設丘兆于南郊曰祀上帝配曰后稷日月星辰先王皆與食也

民之質矣日用飲食謂明堂布十二月之政如夏小正七月月令所紀是也如月如日明堂南向昏見月東日西望後且見日東月西南山即三塗又曰為頌

魚麗樂昇才大也贍糞魴鱧四友十亂之儔毛序美萬物盛多能

備禮但為君子有酒及下三章賦說未昇魚麗與證續云文武曰天保曰上治內采薇曰下治外始于憂勤終于逸樂故美萬物盛多可告神明奉混不明又誤曰采薇誤次為文武詳下采薇曰下三詩原大魚麗上今移此問毛屬南陔白華華季序南陔孝子相戒曰蓋也白華孝子之潔白也華季時和歲豐宜季稷也有其義而亾其言儀禮工入升歌笙入樂南陔白華華季乃間歌魚麗笙由庚歌南有嘉魚笙崇丘歌南山有臺笙由儀

因又廁由庚崇丘由儀于魚麗嘉魚南山三篇之下序  
由庚萬物昇由其道崇丘萬物昇極其高大由儀萬物  
之生各昇其宜有其義而凶其習皆與天保呂下文武  
成周之詩不類呂楚茨呂下諸詩誤大例之知漢儒恆  
言三百五篇無此  
六詩之目者是也

南有嘉魚樂昇才眾也嘉魚樛木呂比文武之臣翩翩

者佳益興微子箕子

毛序樂與賢也

南山有臺呂昇人頌周王也

毛序樂昇賢也

蓼蕭四方朝至也

毛序澤及四海也同明堂位篇有九夷入蠻六戎五狄王會篇四夷各呂

貢至詩蓋也于此時萬福來同正謂朝至之國

湛露天子燕諸侯于明堂也

毛序天子燕諸侯易林區脫康居慕仁入朝湛露之

歡三爵畢恩則當是燕四夷

彤弓天子錫宴有功諸侯也

用毛序左傳甯武子曰諸侯飲王所恤而獻其功于

是賜之彤弓一彤矢百盧弓矢千曰覺報宴又莊三十一年傳諸侯有四夷之功則獻中國則否周書在俘篇太公望呂他侯來百奔陳本奔百韋新荒皆曰命伐方來越戲方靡集衛磨宣方蜀厲至告曰馘俘詩蓋也于成周之後

菁菁者莪貢士也

毛序樂育材也

曰上文武成康數世之詩

鼓鍾昭王南巡也

正義中侯握河紀鄭注昭王時鼓鍾之詩也蓋韓說毛序刺幽王原次小

明下

頰弁諸公刺厲王也暴戾無親不能宴樂同姓親睦九

族孤危將亾也

用毛衛序改幽爲厲原次鴛鴦暴戾無親侶厲非幽且毛序小雅大半刺幽無

一刺厲魯家曰角弓刺厲此詩與角弓同當次刺厲無疑也毛下次鴛鴦

角弓父兄刺厲王也不親九族而好讒佞骨肉相怨也

用毛衛序改幽爲厲劉向封事幽厲之際朝廷不和轉相非怨引角弓小弓十月之交正月四詩而總之曰厲王奔彘幽王見殺則知除小弓十月正月三詩刺幽此刺厲無疑已原次下采菽

苑柳刺厲王也暴虐無親而刑罰不中諸侯皆不欲朝

言王者之不可朝事也

用毛衛序改幽爲厲次角弓序與頌弁角弓皆言暴戾無親詩

言上帝甚蹈猶上帝板板蕩蕩也厲王監誘不敢斥言大小雅同言

召上厲王詩

車攻宣王合諸侯于東都因田獵簡車徒謀南征也

毛序

宣王復古續合諸侯于東都因田獵而選車徒此謀南征之始

瞻彼洛矣諸侯韋子初受王命將軍也

白虎通韋子受爵王依士服何

謙不敢自專也詩曰韋韋有絕韋子始行也原諫下次大田下毛序刺幽王續強曰思古此蓋命諸侯從征南

北當在合諸侯東都之時故移次車攻

鴛鴦致積也

毛序刺幽續云思古原次桑扈

采芑美方叔受宣王命治兵南征蠻荆也

毛序宣王南征

吉日宣王田西都因北伐也

而謀北伐也故原次車攻

易林吉日車攻田獵獲禽宣王飲酒曰告嘉功明爲魚藻六月張本車攻爲東都南伐非此一事連文及之曰

田獵相次未賾情事伐獫狁而蠻荆威所已先六月後采芑則吉日亦當先車攻明非思古

六月宣王北伐獫狁美尹吉甫逐之太原而歸也

毛序宣王

北伐也

篋藻宣王次鎬方待吉甫凱至也

白帖周王有在鎬之蕤原誤下次賓筵毛

序刺幽續云思古此鎬卽六月侵鎬及方之鎬非鎬京也六月之師出奇神速始謀出田繼遂親征至于鎬方

乃命吉甫追至太原而次鎬召待之繼而吉甫凱旋至鎬豈樂卽大司樂王師大獻則令奏愷樂平日飲酒不

同奏愷樂也

裳裳者華宣王朝有功也

左之左之六句說苑曰爲君

不敬斬衰苴絰而無不哀被甲纓冑而無不勇此說卽文武吉甫之謂也左吉右凶戎事尚右惟其有之美吉甫也是吉甫之謂方叔南仲諸人故左傳曰

祁奚惟善故能舉其類而引是詩疑享吉甫

桑扈饗有功也

毛序刺幽原次裳裳百辟爲憲卽文武吉甫萬邦爲憲也

采菽宣王錫命有功也

樂毛序刺幽積云思古原次魚

藻彼交匪紆同桑扈之彼交匪敖故荀子曰君子不傲不隱不替謹順其身詩曰匪交匪紆渾同其說平平左

右韓也便便左右夾左宜右有之證疑夫錫命吉甫之

詩也獫狁之役吉甫首功故采芑美方未亦必曰征伐

荆來威

采薇宣王遣戍獫狁爲城朔方從軍之怨也

漢書匈奴傳懿王瑛

於穀也輝時王室遂衰戎狄交侵中國被其苦詩人疾而歌之曰靡室靡家玁狁之故豈不日戒玁狁允孔棘至宣王興師命將征伐之詩人美大其功曰薄伐玁狁至于太原出車彭彭城彼朔方是時四夷賓服稱爲中興

後漢書馬融傳獮狁侵周宣王立中興之功是召赫赫  
南仲載在周詩鹽鐵論戎狄猾夏中國不寧周宣王南  
仲吉甫式遏寇虐詩云出車彭彭城彼朔方王符論蠻  
夷猾夏古今所患宣王中興南仲征邇蔡邕陳伐群卑  
議周宣王命南仲吉甫攬獮狁威刺蠻皆召采薇出車  
爲宣王詩南仲爲宣王臣毛序遺成役也誤召采薇出  
車杜上次夔麗前而續序乃曰文王之時西有昆夷  
之患北有獮狁之難召天子之命將帥遣成役召守衛  
中國故歌采薇召遣之出車召勞還杖杜召勤歸箋乃  
召南仲爲文王臣尙書大傳文王受命一年斷虞芮之  
訟至六年伐崇七年而崩周本紀同無伐獮狁事若文  
王伐獮狁詩當與伐密伐崇與皇矣諸詩同列于大雅  
已且伐崇伐密從不聞轉命陪臣而于伐獮狁忽再有  
赫赫之南仲况詩明曰王命南仲乎三詩之爲宣王不  
但事同人同抑且辭同與六月采芑常武如出一手試  
召此三詩忽曠疾苦之辭而置之夔麗召前其類不類  
尤易知也今移次六月采芑  
下終始一貫并非遺勞之習

出車宣王命南仲城朔方伐獮允召竟六月采薇之功  
緒從役之怨思也  
毛序勞還帥  
此從軍自賦

五章君子卽指南仲詩人往城南仲復伐逐獫狁城畢

而會南仲同歸

杜樂從軍歸也

毛序勞還役此與采薇尋表裏日月易卉木萋與出車卒章合

斯于宣王考室也

用毛序左傳隱元年疏韓說曰八尺爲板五堵爲雉板廣二尺

積高五板爲一丈釋文韓詩如矢斯栝栝偶也蓋四隅爲入个呂明堂爲路寢也西南其戶如鳥斯革亦夏在

室之制故揚雄箴詩詠周宣由儉改奢劉向疏周惠既衰而奢侈宣王賢而中興史爲儉宮室小寢廟詩人美

之爲斯于之詩張衡賦改奢卽儉則合美乎斯于皆與韓異豈周衰宮室宣王呂前更奢大于明堂八个在室

兩下乎原誤下次我行其野後今移類次

無芊宣王考牧也

用毛序原次斯于

庭燎后諫王也

原次鴻雁毛序美宣王也因呂箴之無美諛列女傳宣王早朝宴起后夫人不

出于房妻后脫簪待畢永老使其傳母通言于王宣王遂勤於政事卒成中興之名易林庭燎夜明追古傷今



陽弱不至陰雄坐展未央未  
艾蓋追古鄉農蓋傷今也

黍苗召伯述職勞來諸侯也

用韋昭晉語注肅肅讓功  
卽指定申伯之宅原誤下

次采綠毛  
序刺幽

鴻雁大夫也堵也

此與斯干相表裏原次吉日毛序美  
宣王也不合續序因謂民離散其居

而能勞來安集之至于矜寡無不尋所尤非詩詒首章  
念逸役之苦次章嘆慮始之難三章蓋次如王之改大  
其室而聊曰  
解嘲之譽

祈父孤子責司馬也

毛序刺宣王王符論班祿頤頤父  
刺白帖刺司馬非其人書傳殷再

司馬次  
再圻父

胡轉予于恤卽林杜而多爲恤謂其父外事

正義引許  
慎異義此

蓋宣之末年尹方南召之將略盡代司馬者不尋其人  
王師婁敗于戎漢書西羌傳引紀年宣王二十七年王  
遣兵伐太原之戎不克三十二年王伐條戎奔戎王師  
敗績國語三十九年王師敗績于姜氏之戎外事之孤

呼司馬而責之子王  
我王也玉篇也維王

有母之尸饗謂陳饗曰祭恐蒼不及親

呂上皆宣王詩

沔水憂亂也

毛序規宣王曰下姑依序次未必皆宣王詩

雀鳴賢者處世之道也

易林雀鳴九皋辟世隱居抱道守貞意不相隨後漢書楊震傳

野無雀鳴之道朝無小人之悔毛序誨宣王

雀鳴九皋聲聞于野名不可隱也魚潛在淵或在于渚

與世推移無人不昇隱顯皆無心也檀之處擇玉之借

石可曰知處世之道也

白駒風人去位也

御覽五百七十八大周正樂曰白駒操者失朋友之所止也其友賢居仕

于衰亂之世君無道不可匡輔依違成風諫不見受國士詠而思之毛序大夫刺宣王未是本說

伊人乘白駒過其隱退之友其友留之勸曰勿忘隱遁  
雖至公侯無可逸豫何如生芻一束潔身如玉慎毋不  
報而退弃我也

節南山家父刺幽王任用師尹聽政不平也

毛序家父刺幽王韋

昭國語注南山平王時也賄南山豈東遷所有漢書董仲舒曰周室之衰其卿大夫緩于訟而急于利也推讓之風而有爭田之訟故詩人疾而刺之曰節彼南山云云即瞻印人有土田云云也

正月傷身也

毛序大夫刺幽王此不獨刺王赫赫宗周衰妃威之詩人早知其然如史伯之言周弊不及三稔伯陽父料周凶

不過十年非詩必出于其後也

十月之交刺幽王卿士司徒召下皆非其才惟后族是

任營私自聖詩人雖欲去位而義不忍也

毛序大夫刺幽王漢書梅

福傳孟康注十月之交刺后族太盛也後漢書丁鴻傳周室衰季皇甫之屬專權于外黨類彌盛侵奪主勢詩

云十月之交云云崔琦傳外賦箴匪賢是上番爲司徒  
左雄傳襄閭用權七子黨進魯詩也閭齊詩也刺毛也  
豎俗字通用川竭山崩明爲幽事韓刺幽鄭譜十月雨  
無正小身小宛皆當爲厲王也故訓傳時移其篇第因  
改之耳顏師古谷永傳注十月之交刺厲  
王淫于色皇父之屬因嬖寵而爲官皆誤

雨無正幽王誓御刺大夫皆去亂不出已獨盡瘁自歎

出處也集傳劉安屯引韓詩序雨無極正大夫刺幽王也篇首多雨無其極傷我稼穡入字誤奪極字

而曰正字連上毛序雨無正刺幽王續序說遂空說雨  
諄讀詩記引韓詩序雨無正無眾也勝正大夫刺諄此  
誓御也甚明左傳宗周既滅靡所止戾杜  
注言周爲天下宗今乃衰滅亂無息定

謂爾遷于王都招離居之大夫蓋謂皇父

白華刺幽王黜申后也用漢書班婕妤好傳毛序  
刺幽后原誤下次隰桑

車牽刺幽后也思昇賢女已配君子用毛序原誤  
下次頰弁

青蠅衛武公刺幽王信讒也毛序大夫刺幽王原次車  
羣易林青蠅集籬君信讒

言害賢傷忠患生婦人袁孝政戮子注衛武  
公信讒詩人刺之蓋誤然可知為衛武也

賓之初筵衛武公刺時次已悔過也後漢書孔融傳注

悔過也毛序衛武公刺時也幽王荒廢嬖近小人飲酒  
無度天下化之君臣上下沈湎淫泆武公既入而也

詩原次  
青蠅

小罍刺時無是非謀不見用不敢與小人爭也毛序大

王荀子人不肖而不敬則是狎虎詩云不敢暴虎左傳  
晉樂王黹曰小罍之卒章善矣吾從之杜注言不敬小

人則危殆故不敢  
譏議楚公子圍

小宛思先人已戒後之人也毛序大夫刺

小弁尹吉甫子伯奇為後母譖放而也漢書中山靖王

勇如擣伯奇所曰流離易林尹氏伯奇父子分離無辜  
被辜長舌為災說苑王國子前母子伯奇後母子伯封

兄弟相重後母欲令其子立為太子譜伯奇而王信之  
乃放伯奇此伯奇同毛說文選舞賦注琴操尹吉甫周上

卿也有子伯奇伯奇母夙更取後妻生伯邦乃譖伯奇于吉甫吉甫怒放伯奇于野宣王出游吉甫從奇乃止歌感之于宣王吉甫乃收伯奇射殺後妻趙岐孟子注小弁伯奇之詩毛序刺幽王太子之傳也

巧言傷讒也

毛序刺幽王續云大夫傷于讒

何人斯蘇公與暴公訟田也

毛序蘇公刺暴公續云暴公爲卿士而譖蘇公未尋

事實淮南高誘注訟閒田者虞芮及暴桓公蘇信公

巷伯被讒見宮也

後漢書宦者傳論小雅有巷伯刺讒之篇漢書馮奉世傳注寺人孟子賢

者被讒見宮刑也巷伯之詩毛序刺幽王箋召寺人與巷伯爲二人非

大東譚大夫刺時也

毛序刺亂也東國困于役而傷于財譚大夫也詩召告病馮譚大夫

蓋譚子仕王朝者故列小雅

佻佻粲粲酒漿佩璫皇父七子之徒也七襄不報刺妻

扇方處也牽牛不服畢空在行太白晝見司徒司馬皆

非其人戎患未已也徒瞻翁舌之箕飶旋北斗之柄東國既困西周亦隕也

四月歎征役思歸祭也

讀詩記韓詩曰歎征役也孔叢子于四月見孝子之思祭毛序

刺幽王續云在位貪殘下國構禍怨亂然與夫不合

北山勞于王事不辱蒼父母也

孟子說毛序刺幽王

無將大車大夫悔將小人也

用毛序荀子同易林大車多塵小人傷賢其憂百端

小明悔仕亂世也

用毛序

楚茨公卿秋祭之樂章

毛序刺幽續云思古

信南山公卿冬祭之樂章

毛序刺幽續思古

甫田公卿省耕祈雨祭社方田祖之詩

毛序刺幽續云思古箋引周官

籥章凡國祈年于田祖籥幽雅擊土鼓呂樂田峻

大田公卿省斂報方之詩

毛序刺幽

呂上西周小雅

黃鳥女思大歸也

易林黃鳥來集既嫁不吝念我父兄思復邦國毛序刺宣王上白駒

我行其野女父兄之怨也

易林黃鳥采蓄既嫁不吝毛序刺宣王次黃鳥

谷風奔友之怨

毛序刺幽王續云天下俗薄朋友道絕原上次巷伯

蓼莪孝子不昇終養也

毛序刺幽王續云民人勞苦孝子不昇終養爾原次谷風

都人士思西都也

毛序刺幽王續云無常誤用緇衣斷章諍續云思古

采芣怨曠也

毛序刺幽王續云怨曠也後漢書劉瑜傳引五日爲期二句云怨曠亡歌仲尼所錄

隰桑思君子也

毛序刺幽王續同護

縣蠻役思也

王符論行人病而縣蠻風毛序徵臣刺亂也大臣不用仁心遺忘微賤不肖飲食教

之載



瓠葉庶人饗射也

後漢書儒林傳劉昆教受子弟每春秋享射曰素木瓠葉為俎豆桑弧蒿

矢曰射免首章懷注歌此曰為射節鄭箋謂此君子乃庶人之賢者其農功畢乃為酒漿曰合朋友習禮講道

蕝酒既成先與父兄室人烹瓠葉而飲之所謂習禮講道

親也每酌云言者禮不下庶人庶人依士禮立賓主為酌名蓋用韓說毛

序刺幽續云思古

漸漸之石從征也 毛序下國刺幽王也續戎狄叛之荆舒不至乃命將帥東征役久病在外

此東征則非荆舒

苕之華怨飢也

毛序大夫閔時也次末蓋非大夫也

何草不黃怨役也

毛序下國刺幽王

召上西周民風

大雅

文王周公繩文王之惠戒成王也天子之誼周公自也

樂歌孔子曰爲大雅始

呂氏春秋周公自詩曰繩文王之惠引文王在上云云漢書翼

奉傳周公自詩書深戒成王曰恐失天下引殷之未喪師云云毛序文王受命也周也

大明周公述文武之惠也與文王同歌

韋昭魯語注周公昭先王之惠

于天下也毛序文王有明德故天復命武王

緜述文王之興本太王也與文王同歌

用毛序

棫樸述文王專征郊天而伐崇也

春秋繁露文王受命而王天下先郊乃敢

行事而興事伐崇詩曰芃芃棫樸薪之樸之此郊辭也曰周王于邁六師及之此伐辭也毛序文王能官人也

非

旱麓美文王祭祀受福也

白虎通義文王之牲用騂周尚赤也文選講憲論注辭君

章句文王盛惠上及飛鳥下及魚鼈毛序受祖也續云周之先祖世修后稷公劉之業大王王季申百祿千福不明非設

思齊美文王之惠格人神貫內外也

毛序文王所召聖侶專美大任非設

皇矣天命文王伐崇伐密始有天下也

毛序美周也續天監代殷莫若

周周世世修惠莫若文王不明非設

靈臺文王宅明堂也

毛序民始附也續文王受命民樂其有靈惠召及鳥獸昆蟲皆非設

下武頌武王召太王王季文王爲祖父召成王爲子詩

止于成王世

毛序繼文也成王生前之號見夏侯歐陽說成王政成王若曰

文王有聲武王自豐遷鎬召有天下止辟邕朝諸侯也

毛序繼伐也續卒其伐功非設召上文武詩

生民陳后稷所召配天也

毛序略同

公劉召康公述公劉戒成王也

用毛序原  
下次鳧鷖

行葦祭公劉舉行蕤射也

魯韓說皆曰牛羊踐行葦而  
痛之恩及草木爲公劉事知

此祭公劉毛序忠厚也續周家忠厚仁及草木故能內  
睦九族外尊事黃耆蒼老乞言曰成福祿侶卽爲公劉

詠則當次公劉下而與末章祝嘏曾孫不合箋  
因誤爲先王將蒼老行射禮成王奉爲法則

泂酌因祭公劉召康公戒成王也言皇天親有惠享有

道也

用毛序曾祭公劉藝文類聚揚雄箴公劉泂行潦  
而濁亂斯清則夾述公劉左傳佳宮錡釜之器橫

汚行潦之水可薦鬼神可羞王公又云風有采蘇采蘋  
雅有行葦泂酌昭忠信也知爲祭公劉詩益明當相次

原次  
公劉

既醉祭畢蕤同姓祝嘏之辭

毛序太平也續醉酒飽惠  
人有士君子之行非設鄭

箋成王祭宗廟放酬下  
徧羣臣至于無算爵

孝子不匱永錫爾類曰下祝既有賢子孫復世尊賢內

助

鳧鷖嘏辭也

毛序守成也非諛易林鳧鷖游溼君子曰寧復惠不愈福祿來成何措曰釋祭爾雅

夏日復胙此復惠卽復胙

卷阿召康公戒成王也言求賢用吉士也

用毛序曰上成王詩

民勞召穆公刺厲王託之與執政之誓也

用毛序墨子厲王染于鴆

公長父及桀夷公荀子任用護夫不能制孰公長父之難厲王流于彘漢書東夷傳厲王無道淮夷入寇王父

號仲征之不克號敦仲一人

民亦勞止汽可小康惠此中國曰綏西方望其惠于民

戒貪暴任聚斂也國語桀夷公專利聚斂于內無縱詭

隨曰謹無良式過寇虐憚不畏明其不惠于號公護夫

而望曰淮夷爲念也柔遠能邇曰定我王王欲玉女皆

望之執政也枝葉未有害本實先撥謂患不在戎夷而在民心厲類紂故曰殷商爲鑒

板凡伯刺厲王託之與同僚也

用毛序

蕩召穆公傷周室大壞也

用毛序

桑柔芮伯刺厲王也

用毛序

靡所止疑云徂何往未知王之所定也告爾憂恤誨爾序爵謂周書所謀告王及執政小子也

天降喪亂滅我立王蓋也于流彘之後自獨俾臧自有肺腸周書芮良夫篤爾自謂有餘予謂爾弗足也曰予小臣良夫觀天下有土之君厥惠不遠罔有代惠時爲王之患其在國人是流彘之禍良夫早言之覆俾我悖

子豈不知而也

雲漢宣王遭亂印天也

文選注辭君章句  
毛序仍叙美宣王

崧高封申伯曰謝曰屏東都備荆蠻吉甫也詩送之也

毛序尹吉甫美  
宣王未盡詩說

桑扈封仲山甫曰齊曰鎮東方吉甫也詩送之也

毛序  
尹吉

甫美宣王  
未盡詩說

韓奕封蹶父曰韓曰禦北國也

毛序尹吉甫美  
宣王未盡詩說

江漢命召虎出江漢曰斷淮夷上游之援也

毛序尹吉  
甫美宣王

未盡  
詩說

常武命南仲皇父伐徐戎又命尹吉甫程伯休父先驅

淮浦而後王親督進師諸臣旋虜徐醜而來庭也

毛序  
召穆

公美宣王續序有常惠曰立

武事因曰爲戒皮傳非諛

假樂祝嘏美宣王也

王充論衡美周宣之惠徐堅初學記亦曰爲宣王詩孟子曰不愆不

忘率由舊章遵先王之法而過者未之有也

蓋次祭祀祝嘏之也

瞻卬凡伯刺幽王也

用毛序

召旻凡伯刺幽王也

用毛序

抑衛武公也曰自戒亦曰告執政也行年九十又五猶

使人日誦是詩而不離于其側

國語楚左史倚相曰昔衛武公年數九十有五

矣猶箴儆于國曰毋謂我老耄而舍我于是乎也

曰自儆也韋昭注懿即抑篇正義引侯芭韓詩翼要衛

武公刺王室亦曰自戒行年九十有五猶使人日誦是

詩而不離于其側毛序刺厲王衛武公卽位于宣王三

十六年在位五十五載必非刺厲衛

之詩誓當从古說并無所刺原次蕩

修爾車馬弓矢戎兵用戒戎也邊蠻方史記武公將



兵佐周平戎甚有功平王命爲公詩蓋也于其時篇中

爾皆自謂小子曰呼執政

周書芮良夫篇亦曰惟爾執政小子

周頌

清廟周公既成洛邑朝諸侯率百祀文王也配天之諒

孔子曰爲頌始

用毛序書大傳周公歌文王之功烈惠澤苟在席中嘗見文王者愀然如復見

天子鄭注土禮曰顯相助祭者也

維天之命百制止告文王也

毛序太平告文王非鄭曰周公將制止先祭告文王

故云我其收之曾孫篤之是也

烈文周公在洛率諸侯助祭文王也

毛序成王卽政諸侯助祭次維清此

夫周公在洛主祭詩白虎通武王定天下諸侯來會聚于京師受法度引烈文辟公二句此推原武王未受命

烈文成王初卽洛邑諸侯助祭之樂歌

我將周公宗祀文王于明堂百配上帝也

毛序祀文王于明堂誤次

昊天有成命孝經孝莫大于嚴父嚴父莫大于配天則周公其人也昔者周公郊祀后稷百配天宗祀文王于

明堂曰配上帝皆周公五年營成周六年制禮樂之詩不當下次成王開

思文周公在洛郊祀后稷曰配天下

毛序后稷配天說次執競此即召誥

用牲于郊牛二也雞鶩乃設丘兆于南郊曰記上帝配曰后稷日月星辰先王皆與會

有瞽周公在洛也樂既成合奏于明堂率諸侯祀文武

也毛序始也樂而合乎祖

有瞽有瞽在周之庭韓詩外傳言殷紂之餘民也則抱

樂奔周之太師庇少師彊與

武周公頌武始北出大武樂章之一成也

樂記武始而北出再成而

滅商三成而南四成而南國是疆五成而分周公左召

公右六成復綴曰崇天子六章之名傳記通再其曰

該其餘左傳楚莊曰武王克商又也武其卒章曰耆定

爾功其三曰鋪時繹思我徂維耒定其六曰綏萬邦

豐年碩穡卒章者首章之末句則此爲大武之一成也

毛序奏大武也誤離次有客神尼藝居曰下管象武文

王世子明堂位然曰下管象舞大武墨

子曰象祭統曰舞莫重于武宿夜是也

勺頌武滅商大武樂章之再成也

毛序告成大武誤離次絲衣誤此知爲再

成者曰遵蒼時晦時純熙矣之誓

遵蒼時晦國語泠州鳩曰王巳二月癸亥夜陳記曰舞莫重于武宿夜熊氏謂大武樂章名皇氏禮疏謂武王伐紂至于商郊停止宿夜士卒皆歡樂歌舞曰待旦因名焉時純熙矣是用大介甲子昧爽會朝清明也

賚頌滅商南還大封于唐大武樂章之三成也

毛序大封于唐

桓誤次

象頌成功告天推本文王大武樂章之四成也

毛序維清奏象

舞也誤離次維天之命墨子武王因先王之樂又自止樂命曰象大傳既事而退柴于上帝武王竟文考之緒

功故曰文王之典文王始祭天伐崇  
故曰肇禋然則謂之象者象文王也

般頌望祭山川大武樂章之五成也

毛序巡守而祀四岳河海次賚白虎

通誤曰此詩爲封泰山屯俘篇用小牲羊豕于百神水土社二千七百有一也陟其高山秩第而祭之

桓頌克殷年豐諸侯臣敬虎賁脫劍周召分伯武亂皆

坐大武樂章之六成也

左傳昔周饑克殷而年豐樂記散軍郊射左射豨首右射騶虞

而貫革之射息也裨冕摺笏而虎賁之士脫劍也祀乎明堂而民知孝朝觀諸侯知所曰臣耕藉諸侯知所曰敬保有厥士于曰四方也五成而分周公左召公右六成復綴曰崇天子克定厥家也毛序講武類禡誤又誤

酌次

曰上周公攝政制禮止樂之篇重次如此

天也祀太王于岐曰追王也

毛序祀先王先公詩無先公原次裂文

昊天有成命曰定禮止樂羣臣諸侯上號曰成告文武

也國語是道成王之惠也書序也成王政酒誥成王若曰夏侯歐陽說皆謂生再鄭注酒誥引或說曰成王少成二聖之功生號爲成王沒因曰爲誥此曰成命二后卒俟土成之故告祭毛序郊祀天地非次天也

時邁成王巡守東封太山祭百神朝諸侯于太山之下

也毛序巡守告柴望也國語周文公之頌後漢書李固傳注韓詩薄言振之莫不震疊辭君章句美成王史記本紀索隱韓詩曰自古封太山禪梁父者萬有餘家仲尼觀之不能盡錄白虎通義武王不巡守惟成王巡守詩曰式序在位明堂之位也

喬嶽謂太山成王封太山事於見保傅管子封禪書

噫嘻孟春祈穀先裸鬯饗醴之樂歌何楷說國語農祥晨正王使司徒戒

公卿百吏庶民除壇于藉命農夫咸戒農用王即齊宮及期王裸鬯饗醴乃行百吏庶民畢从乃藉王耕一撥班三之庶人終畝此當在臣工前

毛序春夏祈穀于上帝次臣工

臣工躬耕反執爵于太寢祝嘏之樂章何楷說月令孟春之月天子乃

呂元日祈穀于上帝乃擇元辰天子親載耒耜藉之于  
參保介之御閒率三公九卿諸侯大夫躬耕帝藉反執  
爵于太寢公卿諸侯大夫皆御命曰勞酒毛序  
諸侯助祭遣于廟與全詩皆不合原次思文  
振鷺選士于辟雝也後漢書禮讓傳注韓詩薛君章句  
文王之時辟雝學士皆潔白之人

毛序二王之後來  
助祭非原次噫嘻

潛季冬薦魚春獻鮪也

用毛序原次有瞽  
呂下四詩依次

雝諸侯助祭文武也

毛序禘太祖韋元成傳立廟京師  
之居躬親承事四海之內各已其

執事來助祭詩云云劉向  
傳武王祀其先祖蓋誤

載見諸侯始見乎武王廟也

用毛序

有客微子朝見祖廟也

白虎通義微子朝周也  
毛序微子來見祖廟

閔予小子嗣成王朝于禰廟也

用毛序原次武  
呂下二詩依次

訪落嗣王謀于禰廟也

用毛序

小毖嗣王求助也

用毛序原次敬之

敬之羣臣進戒嗣王也

用毛序原次訪落

豐年報祭八蜡也

何楷說郊特牲順成之方其蜡乃通知爲報塞八蜡毛序秋冬報也誤離

次振

載芟臘先祖五祀也

何楷說月令臘先祖五祀勞農曰

齒位毛序春耕田而祈社稷與委昇祖妣不合原次小毖

良耜報社也

何楷說月令孟冬天子乃祈來年于天宗大割祠于公社及門閭鄭說及周禮蜡祭

及地官牧人陰祭用黝牲之事毛序秋報社稷詩自叔載至盈盥不昇謂秋又無稷諛

絲衣繹農祥之尸也

毛序繹賓尸也高子曰靈臺之尸也疏引鄭志曰高子之言非毛序

後人著之然農星之祭見于周書也雜國語冷州鳩說靈星見史記正義引漢官儀稷辰之神爲靈星

曰上成王之頌



執競嗣王祀武王而呂成康配也

毛序祀武王此昭王詩

魯頌

駟奚斯頌僖公牧馬也

班固兩都賦序奚斯頌魯揚雄法言公子奚斯嘗晞正考父矣

毛序頌僖公也續云僖公能遵伯禽之法務農重穀于是季孫行父請命于周而史克作是頌蓋古者頌之說起于美盛惠之形容弓其成功告於神明其後乃曰頌人衛宏亦知奚斯之亡非古駟牧之事甚微強爲之說詩實無一事及于牧外也檀弓延引在行父乃公子友之曾孫季友身事僖公左氏傳文六年行父始見于經十八年史克始見于傳距僖初八十餘年豈有此事故請命之說不必見于傳記蓋史克造傳箋乃爲追頌之說不足與辨已

有駟頌僖公羣臣蕤樂也

毛序頌僖公君臣之道無其說

泮水頌僖公從齊桓會盟

僖十年會盟十六年

會准呂謀准

夷之事攘人之功而不慚者也

毛序頌僖公能修泮宮詩無修說

闕宮頌僖公郊祀僭天子侈從齊伐楚也

毛序頌僖公能復周公之

字文選兩都賦注後漢書曹褒傳注引韓詩薛君曰

是公子奚斯也王延壽魯靈光殿賦奚斯頌僖歌其

路寢毛傳誤謂也廟此即用吉甫也頌其詩孔頌之習

而加之已孔曼辭君曰曼長也詩誠未有長于此者若

謂也宮何至頌僖

而及于將也邪

商頌 宋莊家宋襄公之時修行仁義欲爲盟主其大夫

集解韓詩曰商頌亦美襄公後漢書曹褒傳奚斯頌魯

嘗睇尹吉甫矣攷正考甫佐戴武宣世家戴襄相距百

十六年宣襄亦七十九年或史記有誤而商頌實爲宋

詩不也于考父曰前則于其習知之也其去周頌簡古

尚遠曾殷人有此長篇繁文緝字乎益信與魯頌奚斯

之也同科而謂宋爲商者猶樂記之宜

歌商左傳之取于商不利子商再同耳

邠頌襄公祀成湯也 見宋世家後漢書曹褒傳注薛君

語閔馬父曰昔正考父校商之名頌十二篇于周曰邠

爲首毛序祀成湯也續云微子至於戴公其間禮樂廢

詩本說

壤有正考父考父商頌十二篇于周之大師言邶爲首謨  
改國語校爲昇校明是已已亡校正于周太師蓋審比  
其音節也

烈祖頌襄公祀中宗也

毛序祀中宗也

玄鳥頌襄公祀高宗也龍旂十乘與闕宮同僭

長發頌襄公禘祀也

毛序大禘也

殷武頌先君桓公從齊桓公伐楚也與闕宮同夸

毛序祀高

宗高宗時無楚名箋三章楚不修諸侯之職四章時楚僭號王位蓋用韓說

此彙大旨已定有須查書改誤之處在亂景迫恐不及  
自定後之學者幸勿視此破爛艸彙而忽弃之爲我整  
齊惠後學焉咸豐八年五月晦寓太平橋識

書後

詩本註一卷。亾友龔公襄著。凡其本指散言皆夙昔所論說。墓有宿艸。眼中不復見此人。遺書散落。得之摧燒。投溷之餘。流布人間。適滋誦耳。竊與分之。龔氏家學。往往求晚周之緒。西京之初定。龔先生之泰誓答問。春焮決事。比近時亦閒出矣。同不同未可知也。公襄有尙書寫定本首二十八篇。次逸書四十二篇。度訓至王佩遺文二卷。僞書二十五篇。書序一篇。藥艸已具。與此卷同時得之。君從子循省。旣竟先刻此卷。所言與邵陽魏氏古散二書相出入。要皆大師所傳持之。有故非碎義逃難者。比獻年三十時。客侯官。讀定董子春焮。藥在公襄所君。

亾爲吳費念慈屺懷收得今年仍以見歸所託不必盡  
同要亦爲世詬病而已光緒十有五年秋八月譚獻識